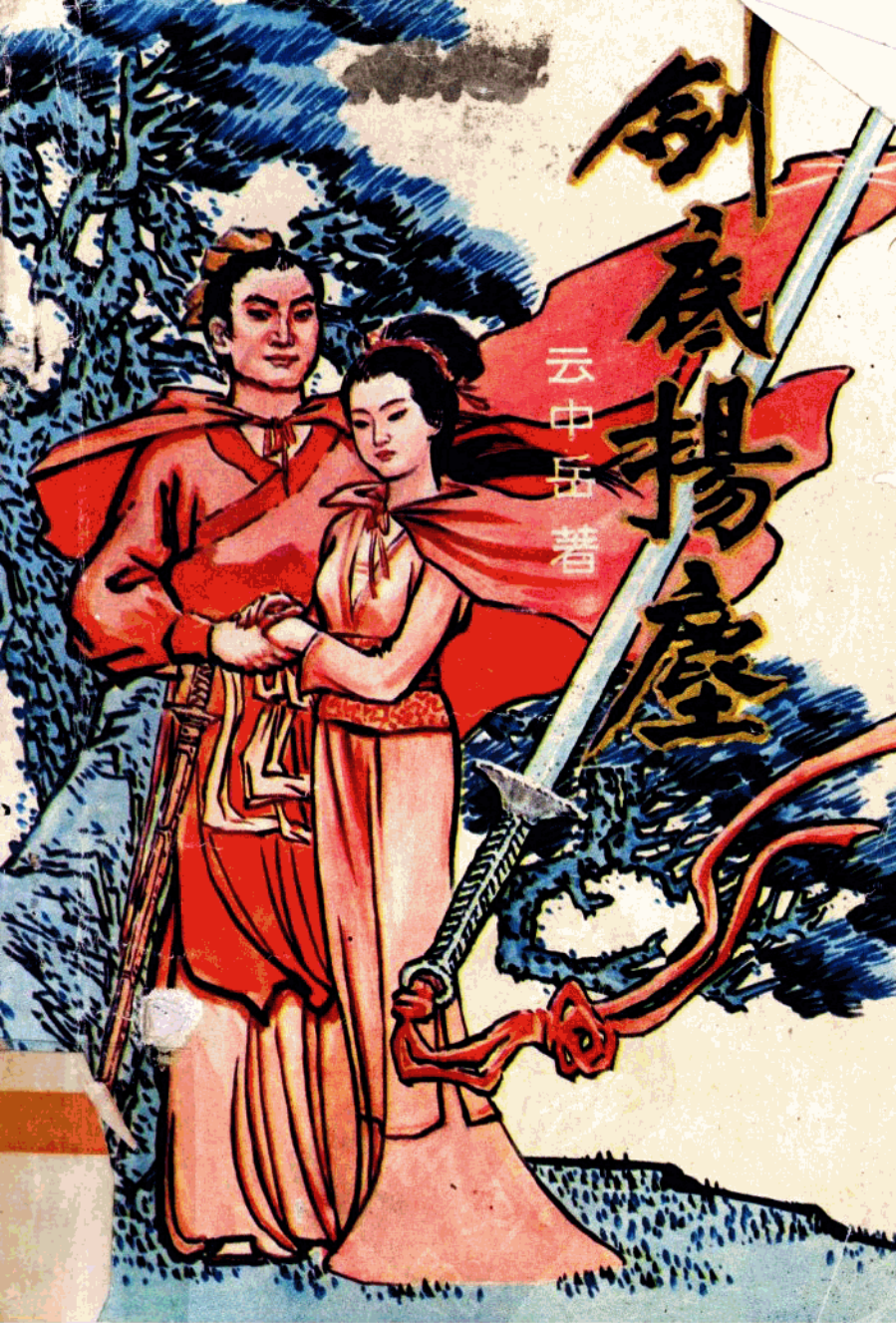


劍底揚塵

云中岳著



云中岳小说专辑

剑底扬尘

下集

云中岳 著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

剑底扬尘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白石桥路二十七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盘龙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7印张 790千字

1988年2月第1版 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0册 定价:9.20元

ISBN 7—81001—046—8/1.6

这座大厦叫逸庐，是当地缙绅秦大爷秦堂坤的别业。一座高楼，数幢精室，四周花木围绕，清静幽雅，附近半里没有人家，四周的果园全种的是深紫色的官长梅——杨梅之最佳品种——与金枣橘。因此，宅中养有好几位园丁。大户人家婢仆多，不算稀奇。

这天晚间，三位不速之客前来叩动大园门。他们是汉川双杰，与伤势仍重的老丐童。

“谁呢？”门后有人亮声问。

“接徐二哥的口信，前来回话的人。”狂风剑客答。

“你们是……”

“胡启明、赵起凤、吴泽。”

“青天。”里面的人低声问。

“白日。”

门倏然而开，一个黑衣人闪在门侧说：“进去，后堂。”

“谢谢。徐二哥来了么？”

“刚到。走东跨院进后堂，不可走萃楼大厅。”

“是，多承指引。”

狂风剑客领先而入，旋风剑客搀扶着老丐童跟进。园空寂寂，似乎不见有人，夜黑如墨，星目无光，花径两侧果树密布，看不见任何生物。

院门虚掩，没有人看守。狂风剑客推门进入，便看到萃楼的石阶上站着一名黑影。

三人不走萃楼，折入东跨院，抄回廊到了后堂的东侧门，似乎沿途鬼影俱无，也没挂有风灯。

白天看萃楼，第一层飞檐下有铁马，上层的裳檐与楼顶的飞檐皆有风铃，微风吹来，风铃声悦耳，铁马铿锵，象是

仙乐悠扬。但夜间，却万籁俱寂，邪门得不可思议。

静得可怕，连风声也静止了。

旋风剑客似乎有点发慌，低问道：“大哥，今晚怎么了？咱们上次来了好几次，似乎都很平常，今晚怎么静得这般可怕？”

狂风剑客不以为然，说：“兄弟，别疑神疑鬼好不？风声太紧，逸庐进入警戒状态，平常得很。”

“大哥，我……我总感到……”

“感到甚么？”

“有点心惊肉跳，六神不安。”旋风剑客不安地说。

“废话！”狂风剑客申叱他。

“真的，大哥，小弟总……总感到有点不对。”

“你真是大惊小怪……”

“不，小弟从来就不……唔，大哥，是不是咱们把事情弄砸了……”

“废话！这又不是咱们的错，事情起了变化，怎么怪咱们把事情搞砸了？走吧，不必疑心生暗鬼了。”

谈话间，进入了东廊，仍是黑沉沉，声息俱无。

狂风剑客推开了虚掩着的沉重铁叶门，蓦地烛光摇曳，里面一个黑衣中年人，手中举着烛台，笑道：“三位老兄才来呀？请进，请进。哦！老丐童，伤势好些了么？”

“大有起色，只是蹩得难受。”老丐童有气无力地说，在旋风剑客的扶持下，脸色很不好。

狂风剑客进入后堂，抱拳一礼道：“孙兄，咱们并没有迟到哪！徐二哥在么？”

孙兄领三人进入一条甬道：“徐老二刚到不久，在里面

与施前辈商量要事。胡兄，你们把事情弄糟了，为何不把那位插手管闲事的人摸清海底？”

“孙兄，那小子快得象阵风，咱们连他的脸貌也没有看清，根本就追他不上……”

“算了，总之，未能捉住龙兆璧小子问口供已是天大的失策，再未能杀之灭口，更是……唉！真糟，你知道这几天的风声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龙家出动了所有的亲朋，官府中出动了全府的高手巡捕，眼线密布，不但指名捉拿你们，更监视全境出没的陌生人，几乎把咱们陷死了……到了，请在外面稍候，兄弟先进去禀报。”

孙兄一面说，一面将烛台放在壁间的灯座上，推开一扇铁叶门，跨入扶住门扇转头，脸色变了，笑容迅速地消失，冷笑一声说：“诸位，慢走！”

“砰”一声响，铁叶门闭上了。

旋风剑客一直心绪不宁，讶然道：“咦！他这两句话是甚么意思？”

老丐童神色一变，低叫道：“快退出去，快！”

狂风剑客也看出不对，不退反进，“砰”一声一肩撞在铁叶门上。

门未撞开，他却震得肩膀发麻。

旋风剑客扶着老丐童转身急奔。

甬道宽不足六尺，是坚实的大砖墙？刚奔出三五步，前面砰然的震，落下一座铁叶门。

旋风剑客大骇，厉叫道：“狗娘养的！咱们上当了。”

狂风剑客赶到，绝望地撞向铁叶门。结果是门同样未能撞开，人却痛得呲牙咧嘴。

两侧的墙根与顶端，出现了二十个小孔，一阵青烟从小孔灌入，片刻间便烟雾弥漫。

正在用剑撬门的旋风剑客，狂叫道：“有烟薰入，完了！”

第二天，三人的尸体出现在东门外的小丘上，现场有打斗的痕迹，三人皆受了十余处创伤，象是互相火拼而同归于尽。

高桥村龙家有人出面，有人认识他们的身份。这一来，凶手已全都死亡，毫无其他线索可寻了。

风声已过，高桥村的警备也因此而逐渐松懈下来了。

方士廷并未离开曹娥霸，但听到三凶自火拼而死的消息，他离开曹娥霸奔向府城。他希望在府城附近能等到龙飞，如果在十天半月内仍无结果，他准备离开绍兴府，去找神偷鬼窃再说，日后再来找龙飞一决。

他到了府城，血案已结，高桥村龙家的人已经走了，风声已过。

他在东门的东坊祈福巷东昌老店投宿，这是一间不起眼的小客店，他却忽略了，小客店正是三教九流江湖人混迹的地方，龙蛇混杂处最易招惹是非。

当天入暮时分，逸庐门外来了六指准提房景星。

萃楼楼下有一座地底密室，三更左右室中灯火通明，客人陆续到达，午夜秘会共到达了八个人。

主人是一个高大英俊，年约花甲的伟丈夫，留了三级长髯，穿一身玉色长袍，仪表非俗，剑眉虎目颇具威严，坐在

大环椅上神色肃穆。

六指准提坐在末位，可知地位最低。

主人环顾众人一匝，清了清喉咙沉静地说：“十年前，兄弟被四明怪客毁了太岳山三山小筑的基业，血魔郝兄伯龙，也因此几乎送命，共死了四十余位弟兄，伤残二十余名，此仇不共戴天，誓在必报。因此，兄弟潜来绍兴，化名秦华，买下这片基业成为本地的缙绅，十年于兹，复仇之念无日或忘。想当年，老匹夫带了尚未出道的门人龙飞，偕同狐群狗党风尘三杰于日正当中杀入三山小筑，兄弟从此隐姓埋名，整整痛苦了十年岁月。目下一切已准备停当，即将肆行报复快意恩仇，先屠高桥村，要等候四明老贼前来送死。这六七年来，龙飞那小辈已经成为江湖上的顶尖儿人物，先后毙了咱们不少同道，此人比四明老贼尤为可怕。诸位皆是曾受过四明老贼师徒伤害过的人，既然与兄弟联手，自然都是志切复仇的朋友。前几天老丐童几个人大意误事，几乎坑了咱们所有的人，因此咱们不得不将屠村的大举暂且后延。”

“施兄，但不知要延多久？”右首一名干瘦中年人阴森森地问。

施兄干咳了一声，往下说：“昨天杭州传来了急报，已发现龙飞小狗的行踪，按行程，不出十天他便可赶回，因此，咱们必须在五天之内，毁灭高桥村。”

“施兄，咱们的人手是否仍嫌单薄了些？”左首一名有一双大牛眼的人问。

“三天后，血魔定能偕金魔赶到，宇内三邪来了两位，我想人手该已够了，分四路攻入高桥村，必定得手。”

“好吧，五天之内，咱们动手快意恩仇。”一名老太婆

咬牙切齿地说。

“这五天中，希望诸位小心些，无事不可前来此地，以免暴露行藏。陈音山芳宛村方面，更需小心不可大意，上次已有巡检前来查问了。”

六指准提干咳了一声，说：“施兄，东方老店那小子要不要埋葬了他？”

“房老弟意下如何？”施兄反问。

“浙南四义死在他手中，此人留不得，恐怕他已从四义的口中，问出咱们的底细了。”

施兄呵呵笑，说：“四义的老三丁德隆，已经被兄弟派去找活阎王田兄来助拳了。他已将那天的经过说出，那小子根本不知他们的事。”

“哦！丁老三逃回来了？”

“他已到芳宛村报到去了。”

“施兄之意……”

“把那小子诱至芳宛村，看看能不能用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咱们不能在城中杀人了。”

“那么，兄弟设法将他诱至芳宛村好了。”

“好，明天就进行。”

众人再商讨如何杀入高桥村的计划，四更天方一一离去。

陈音山在城外西南角四五里。春秋时越国臣伏吴国，越国的大夫范蠡请来了一个神射手陈音，教越国的子弟弓弩术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，越国的子弟皆善弓弩。陈音死后葬于此山，所以叫陈音山，山西麓的芳宛村，只是一个只有五

六十户人家的小市集而已毫不引入注目，但外人在此一概不受欢迎，排外性特强，十年来竟没有一户外人迁入。

一早，方士廷至膳堂早餐，返房时发觉房门的锁已经被扭断在地。他吃了一惊，急急入房察看。

他的包裹已交柜，黄金丢不了，房中只有一些换洗衣物，不值得小偷光顾。一进房，他发觉挂在床栏上的剑不见了。

枕上放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借剑一用，恕未先告，如欲璧还，移驾西门。”

一把剑算不了什么，花十两银子便可买了一把使用。但看字迹娟秀，而且显然对方早有准备，他如果不去，而后麻烦将接踵而至。

“好，作了一断一劳永逸。”他断然下了决定。

他猜想可能是龙兆璧派人相诱，在绍兴府他未与江湖人碰头，因此心中并无所惧，大胆赴约。

他换穿一袭青直裰，匕首暗藏在衣下，略加拾夺，大踏步出了店门。

到了西门，城门口过来一名小厮，将一张字条递过含笑问：“爷台可是东昌老店的客官？”

“不错，你是……”

“客官贵姓？”小童口齿伶俐地问。

“不必问。”

“那……你是讨剑来的了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小童将字条递过说：“有人雇我将字条交给你……”

话未完，将字条丢过，撒腿便跑，溜之大吉。

他拾起字条，上面写着：“顺道西南行，可抵芳宛村。路途四五里，怕事清转回。”

他想问小童雇他的人在何处，但小童已经溜走了。虽然那人定然就藏在这附近，不然小童怎会找上他传言？既然来了，那有转回之理？

不久，他到了满山秋色的陈音山，问清了芳宛村，毫不畏缩地大踏步赶路。

芳宛村就在路旁，背后是山坡，栅门就设在村口，过路的人可以折入买些食物讨些茶水。

他踏入了村口不见有人找他，村夫村妇皆在干活，三五个村童在逗弄着黄狗。迎接他的是一阵犬吠，似乎并未引起村民的注意。

“向何人讨剑？”他在自问。

如果无人出面接洽，他岂不是白来了？

他向一家小食店走去，迎面来了一个扛了一捆木柴的中年村夫，急步迎面撞来。

他闪在路侧，相错而过。

蓦地，柴捆突然凶猛地在他的脑袋上碰到。

按理，他绝对无法避免这出其不意的一击。但他心中早存戒念，对方身躯一动，便立即吸引了他的注意，本能地向下一蹲，从对方的身后一闪而过。

如果他反击，村夫难逃噩运，但他不能断定对方是有意还是失手，因此他不能出手反击。

村夫吃了一惊，惶恐地说：“噢！对不起，有惊爷台了。”

他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没甚么，闪着腰了没

有？”

“没有，委实对不起。”

他举步便走，不再理会，泰然到了小食店前，就檐下的茶桶找茶喝。

舀起了一碗茶，他看到了附近几个村夫的眼神有异。他所练的迷魂魔眼，不但需要知道人的心理状况，更需要知道一般人五官表情的内涵与精神的感情流露，这门学问真不简单，需在一瞥之下，便立即判定对方的表情与内心所流露的七情六欲。

毫无疑问地，那些外表像是村夫的目光流露着喜色，岂不邪门？

他想起来了，这条路是大道，往来的旅客不少，为可沿途没有人在路旁供应茶水？岂不是大违常情么？

他背转身，将一颗行变使者给他的清神丹纳入口中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喝下了那碗茶。

几个村夫脸上的喜色更浓了。

店旁有几株大树，树下有几座大石，那是村民们乘凉的地方，目下仅是巳牌左右，天气凉爽，没有乘凉的人。他喝完一碗茶，到了树下，身形一晃。

但他并未倒下，急忙坐在树根下，摸摸脑袋，不片刻便人事不省。

一名村夫徐徐走近，打量他片刻问道：“喂！怎么睡着了？”

他言不动，如同死人。

村夫伸手推了他几次，再伸手拨开他的眼皮细瞧，方欣然举手一挥。

五名村夫急急奔到，一个个欣然色喜。

附近十余户人家，皆有人奔出察看。

最先那位村夫向奔来的同伴说：“一个初出道的毛孩子而已，可把咱们忙坏了。”

“为了一个毫无经验的小辈，咱们煞有介事地忙昏了头，白耽了两天心，日后如果传出江湖，真要笑掉别人的大牙了，主人未免太过小题大作啦！”另一名村夫苦笑着说，恨恨地踢了方士廷一脚。

方士廷一无反应，而且有了鼻声。

村夫举手一挥，说：“把他弄走，等主人发落，先丢他下地牢。”

“搜他的身。”另一名村夫说，伸手探入方士廷的怀中。

方士廷虎目倏张，冲村夫咧嘴一笑。

村夫吃了一惊，急叫道：“这小子……”

“砰”一声响，村夫的小腹挨了方士廷不轻不重的一踹，村夫飞退丈外，摔倒在地。

几乎在同一瞬间，方士廷一跃跃而起，但见人影如电，铁拳如狂风暴雨，“砰噗砰噗”响声似连珠，四名村夫在来不及防下，被快速绝伦的疯狂抢攻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向四面飞跌，都爬不起来了。

惊叫声大起，四面八方皆有人提刀剑抢来。小店内的伙计，居然也提了火叉火棒和腰刀，向树下奔来。

方士廷从容的站起，拍着身上尘土亮声问：“喂！那一位可以告诉在下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陷入重围，但并无所惧。

一名中年村夫左手握了一把连鞘长剑，独自上前问：“阁下贵姓？”

他一怔，反问道：“你们将在下诱来，竟不知在下姓甚名谁？”

“不知道；知道还用问你？”

“那就怪了？”

“说！通名。”

他嘿嘿笑，双手叉腰道：“既然你们不知道，就用不着通名道姓了，按理你们是主人，主人该先通名号才对。”

“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余地，哼！”

“你们的主人是谁？谁出的鬼主意把在下诱来的，把剑还给我，在下不愿与你们计较。”

“你这小辈有话留着等会再说。”村夫阴森森地答，向前迫进。

对方人多势众，如不见机陪不是说好话投降，就该先下手为强，杀鸡警猴以收震慑的效果。

方士廷先下手为强，突然疾冲而上。

村夫伸手拔剑，反应甚快，可惜拔剑慢了些，应该先闪避再拔剑。

方士廷双掌齐下，同时劈在对方的一双小臂上，立即右拳顺势攻出一招“黑虎偷心”，“蓬”一声拳到人倒，剑已易主。

“哎……”村夫狂叫，倒跌出丈外，仰面朝天跌了个晕头转向。

他将夺来的剑佩上，大笑道：“哈哈，怎么全派些酒囊饭袋出面？在下走也哈，哈哈……”

他一跃上树，在狂笑声中，像头大鹰般上了树梢，两起落便登上了小店的瓦面。

钟声大鸣，村人走避一空，家家闭户。

东面邻舍的居顶，来上了三名青衣中年人。

接着，几乎每一家屋面都有人出现。

西面出村的方向，上来的四个人中，有一个他认识，赫然是六指准提。

“噢！原来是你。”他颇感意外地叫。

“你杀了浙南四义么？”六指准提跃近厉声问。

这一来，他感到事态严重了，既然不是龙兆璧的人诱他前来商谈，而是替浙南四义出头讨公道的恶贼，看来今天如不开杀戒，恐怕会埋葬在此地啦！

他虎目涌起了无边杀机，冷笑道：“在下一个也没杀。”

“丁老三说你自报名号，自称是方士廷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区区。”他不得不承认身份。

所有的人皆吃了一惊。六指准提哼了一声说：“在下不相信你是方士廷。”

“信不信由你。”

“哼！方士廷怎敢到绍兴来？”

“为什么不敢来？”他问。

龙飞是绍兴府高桥村人。”

“方某就是为他而来的。”

六指准提仍不信他是方士廷，冷笑道：“阁下，如何方能证明你是方士廷？”

“没有证实的必要。”

“这附近你有认识的人么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龙飞。”

“哼！你给我说话小心了。”

“阁下，你神气甚么？还没有请教阁下高姓大名呢。”

“在下六指准提房景星，在中梅渡食店在下已通了名号。”

“在下以为那是你的化名呢。”

“房某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。”

“好神气，可敬可敬。在下的化名甚多，当然不能与你们这些老江湖比。”

“你在小店中已听到房某与四义的计议详情了？”

“废话！在下没那么多的闲工夫去听你们的狗屁计议，在下自己的事已经够麻烦了。哼！告诉你，少打在下那千两黄金的主意，即使是龙飞亲来，方某也不怕他，你们？哼！算了吧。”

“不错，你有黄金两千……”

“谁也休想夺走，你少做梦。”

一名生了一双山羊眼的人冷笑道：“咱们放出风声，引龙飞来找你。龙飞不会要你的黄金，咱们便可浑水摸鱼。”

他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在下来找龙飞清算旧债，已打听出他不在家，正打算离开，少抬出那狗东西的名号来唬人，即使他在家，还不知鹿死谁手呢。废话少说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真要找在下的麻烦，在下只好和你一拼，让路。”

最后一声沉叱声出，他已拔剑出鞘向西南角疾冲。

西南角另一间房舍的瓦面上有三个人，三剑齐出，沉喝道：“小子留下！此路不通。”

“挡我者死！”他怒吼，火杂杂冲入剑海中。

漫天剑影乍合，剑啸声惊心动魄。方士廷的剑影象一道扭曲着狂野地吞吐的银虹，楔入对方的剑影中立即八方分张。敌众我寡，他必须用上霸道的狠招，先以“乱洒星罗”凶猛地突入，再变“雨打残花”无畏地取敌。当然，“乱洒星罗”如果取不得优势，“雨打残花”根本就没有使用的机会。他使用了，可知“乱洒星罗”已取得了优势，他已主宰了全局。

“啊……”一位仁兄右臂裂了一条大缝，狂叫着踉跄暴退，踏破了不少屋瓦。

另一人骨碌碌向下滚，剑已脱手丢掉了。

“铮”一声暴响，他崩开最后一人的剑，喝声“滚”！

“唰”一声剑拂过对方的顶门，将对方的一层头皮削掉，头皮带了发结与头巾，飞出三丈外去了。

那位仁兄怎敢不滚？狂叫着滚下了瓦面。

他在一照面间，便放翻了三个人，跃登另一座屋顶，又击倒了两名大汉，此后便如入无人之境，没有人再敢在屋顶拦截，被他从村西冲出，跃入回坡的密林。

他以为可以平安脱身了，在林中飞掠而走，这些黑道小人物还不值得计较。

远出半里地，正庆幸能全身而退，脚下一缓，还来不及调息，前面一声冷笑，一名黑衣蒙面人从树后闪出，嘿嘿怪笑道：“江湖人总喜欢从树林中逃命脱身，其实树林中更为凶